



《汪曾祺精短篇小说选》
汪曾祺 著
新华出版社出版

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不需要有任何仪式感，更无需拿腔拿调。一个舒服的姿势，一杯清茶，便足以享受一个半日清闲。读起来轻松，可慢慢地，心里会升起敬畏感——这个写起散文行云流水，经常到菜市场提篮小买的可爱老头儿，小说竟然写得如此有味道、有筋骨。

我们安徽有个俗语“讨古”，指的是家族里长者对孩童们讲些坊间的传说。读汪老的小说，经常有种错觉，感觉一位长者在给我“讨古”。他的“讨古”里多是街街巷巷的小人物，有苏北的风土人情，有大淖边的茅草芦荻，还有乡间的“礼俗大全”，有开豆

“人们的出生是大同小异的，死亡却各有各的走法。”

这是迟子建的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的一个句子。这句话似乎并不特别新鲜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读者一定记得起来，托翁在那本书的扉页有类似的一句：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不幸。

伟大的作品总少不得个人命运、人际悲欢、民族灾难等等，伟大的作品还一定会触及人性的本真，生活的真谛。

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人，他们逐驯鹿而居，随驯鹿觅食而迁，在严寒、猛兽、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，在日寇的铁蹄、“文革”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。就像书中“我”笑着问自己的丈夫，谁把他的酋长废了的？这位鄂温克族最后的酋长，“瓦罗加低着头说，是光阴”。

时光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，我们分居在河流的两岸，终究都要学会与光阴握手言和。

一个民族最后的酋长被光阴卸下身份，许多的人在雨里、雪里走着走着，也就散了，只剩下“我”。“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九十多岁。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它们看老了。”但其实，我们看不老雨雪，我们的身后，雨雪依旧覆盖群山、原野，以及我们的坟茔。

小说家都是阎罗殿里的判官，大笔一挥，一个人的结局就定下了。作者写“有一些人的结局，我

腐店的，也有走江湖的。虽然我和汪老不是同乡人，但他描写苏北市井生活中的一脉烟火却是息息相应的，读着读着常会止不住地会心一笑。

乡下人粗糙，但他们情感朴素，人性健康，对美好的理解与追求无不动人心弦。《受戒》中明子和小英子两小无猜，当小英子说明子要当“沙弥尾”时，他俩的对话甚是可爱：“你不要当方丈。”“好，不当。”“你也不要当沙弥尾。”“好，不当。”短短几句对话，连铺陈的表情与情绪都没有，小英子心里的小心思自然而然就显露出来了——多年来，嬉笑打闹的两个孩子，心底的默契就像荡中的那片芦花，早就在悄然结缡了。

汪老一直用平实的语言写下“这里”。“这里的颜色、声音、气味和街里不一样。这里的人也不一样。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风俗，他们的是非标准、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‘子曰’的人完全不同。”“这里”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，如果用那些堂而皇之的文字表述，那也是拽上台面的，会有牵强之意。汪老笔下的街巷人物，仿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甲乙丙丁，读起来没有一点违和感，甚至人物的特

疏淡朴实藏真味 ——读《汪曾祺精短篇小说选》

周芳

性，发生的事件都可以一一对照起来。对读者来说，小说的生命力并不是刻意地峰回路转，或制造一个特别的情节，而是要突出非典型人物身上的典型特质。比如说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性格，发生的事件，家庭的变迁。这些内容看似淡然无味，实则是对历史的真实写照与尊重。他的小说从不对世间进行灵魂拷问，却氤氲着一种俗间的温情与烟火气。汪老自己也说过，“写小说就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。”

我读书有个习惯，手机总会放一边，遇上不认识的字，随手查一查。读汪老的小说，查找的结果，常让我很是讶异。一是苏北的方言与安徽是如此的相似，二是常被鄙弃的这些俗语，在汪老的小说里，竟然是有书面来头的，而且读起来颇感亲切。这是读汪老小说，对我观念上的一个重要纠正。比如牛“打汪”，指牛在稀泥中翻滚为了防止蝇虫等叮咬。比说小说中频繁出现的“木量子”，我们安徽也有这种说法，是早先的一种小型木制水桶，在井中汲水非常便利，现在已被塑料水桶替代了。还有“扳罾”“瓢劲”“米达尺”等等。数十个短篇小说读下来，文字中流

火光照亮的人生

——读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

徐琳

是不知道的”。但她温情的笔触下，也冷冽地给了父亲林克雷击；给了瘸腿达西与狼复仇尸骨不存；母亲与尼都萨满为情所困疯癫而舞，倒在篝火的灰烬旁；第一任丈夫拉吉达身为族长为寻找失踪的驯鹿，疲惫犯困冻死马背；“黄病”侵袭，一族人只剩下他一人的拉吉米；小达西开枪自杀，杰芙琳娜为夫殉情；妮浩这个萨满，她每一次跳神救活一个人，自己的孩子就要死去一个；第二任丈夫瓦罗加为救放映员，被熊揭开脑壳；依莲娜投水自尽；出生两天就夭折于风雪中无名字的姐姐，以及那些因为种种因素来不及看看这个世界就胎死腹中的孩子……

生而不易，难诉离殇。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写得最温情动人是风声，父亲林克与母亲达玛拉在希楞柱里制造风声，与希楞柱外面的风声相和。“我”在希楞柱里看它尖顶处小孔里的星星，像擎在希楞柱顶上的油灯。我在明亮的星光里长大，在风声里长大，也与第一任丈夫拉吉达、第二任丈夫瓦罗加在很多很多的夜晚制造风声。那么动听的风声盖过了雨雪，

盖过了狼嚎，盖过了姑姑依芙琳的怨怼和嫉妒。

依芙琳一生都不快乐。她嫁得坤德为妻，生子金得。知坤德曾慕蒙古族女子，再不肯与金得同房，终生与坤德婚姻不谐。为子金得相得对象妮浩，却被侄子鲁尼捷足先登，为此看不得妮浩与鲁尼夫妇亲密，不肯说半句好话。后为子金得求娶歪嘴的杰芙琳娜，金得恋慕妮浩，不肯屈就，结婚当天吊死于一棵枯树。玛利亚的儿子小达西慈悲，执意娶回杰芙琳娜。坤德丧失独子强行同房让她痛不欲生，即使怀孕也独自出去滑雪一天终致流产。她还把仇恨的目光投向玛利亚，当然，玛利亚也为儿子娶回她的寡媳终生不满。两个不快乐的人缔结的仇恨，造成弥漫在整个氏族上空的阴云。

一个人自愿选择黑暗，即使有阳光，也照不亮他眼前的路。不快乐的人生，摸索着在黑暗里前行。

不曾想就是依芙琳这个终生不快乐的人，她走得格外从容。一生胆小的丈夫坤德老了被一只黑蜘蛛吓死，她嘲笑：当年他要是胆大，娶了他心爱的蒙古姑

淌的地方风味，让人亲切，似是遇到故乡人。

汪老的短篇小说是最不像小说的小说，许多篇我都是当作散文读上又读的。他的小说《戴车匠》我就连读了好几遍。从八杆子打不着的草巷口两个老太婆骂架开写，到“小，而充实”的戴车匠的铺子，榉木车床“好像从地里长出来的，一个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。”戴车匠“他不是那种一步即跌入老境的人，他只是缓缓地、从容地与他的时光厮守。”对车床吐出来的木花的描写都占了半个页面，戴车匠每日，每年的活计描述细致而精确，仿佛汪先生都在现场。眼见着这个小说只剩下一两页了，这个老头儿到底要套个什么事件出来呢？且看他写的结尾：“我跟你说了这么些平淡而不免沉闷的不屑事情，”是因为真没有法子，“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，一个沉闷、无结构起伏的城，沉默的城，城里充满像戴车匠这样的人……”至此，戛然而止——貌似一棵青竹，一直拔高，突然停在云端，观者只有仰视的份了。

对汪老的文字，我是先由散文开始，继而小说，再以后，便成了他的书迷。他小说的语言和散文一样疏淡如水，似有似无间，幽雅可亲。他的小说情节很淡，更没有跌宕起伏的设计。人生原本就如此，哪有那么多的偶然。他那拉家常式的文字，似一扁小舟，悠悠地荡远，再悠悠地摇近，反反复复无比惬意。大苏的“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便是如此了吧。

娘，不娶我，我和他都会过得快乐。她嘲笑归嘲笑，坤德死后，她就成了寡妇。妮浩的儿子玛克辛姆脖子上生了烂疮，疼得整夜整夜地哭。她说：我现在是个寡妇，这病不就是我吹几口气就能治得了的吗？

这里，小说留有漏洞。妮浩是萨满，她能治得了别人的病，却没说她为何没有治自己儿子的病，留下这个漏洞由依芙琳填补。

“依芙琳哆嗦着手，伸出那根已经像干枯的枝桠一样的手指，在玛克辛姆的脖子上画圈……当地颤抖着吹完最后一口气时，轻飘飘地倒在了篝火旁。火光一抖一抖的人，映照着她的脸，好像她还张开口说话似的。”

心怀善念的人口吐福音，心存恶念的人语关恶毒。如果依芙琳能再开口说一句话，是祈福，还是咒语？但她再也不能开口说话，玛克辛姆脖子上烂疮果然好了。火光终于照着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
（作者系一名人民教师）

